

俞太史
斷句

古事比

第
三
冊



古事比卷之三十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恃陋

為爾寂寂。鄧禹笑人王融之言。為爾寂寂。文景笑人桓溫之言。充其心不至無上不已也。溫尋

卒。融亦被收。

偶記

公孫述將僭號。夢十二為期。其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李壽將僭號。至得數年。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南史荀伯玉聞相墓者之言。欲得其暴貴也。范雲當梁武九錫之拜。欲速愈疾也。竝為是語。小人侮聖言。可恨哉。若黃霸欲從夏侯勝受尚書。亦云。朝聞道二語。皇甫謐耽耽典籍。忘寢與食。或箴其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異是。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顏氏家訓

弓箭手官命授弓矢。極力控弦不開。似語于允文允武愧

矣。

宋史余延業人質公廢太祖問在南漢為何官對為弓箭手官命授弓矢控弦不開

毛嘉魏明后父也。封北平鄉侯。語輒自謂侯身。王胡慶字文亮。靈太后族孫也。與人言。自稱僕

射。北張敬兒初徵為護軍。潛于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拜三司馬。妾祈子祝神。自稱三公。

胡僧祐以鼓吹置齋中自娛。出進自隨。張敬兒初得鼓吹差。便奏之于新林姥廟。又嘗對嫂妻

曰。我開黃閣。因口自為鼓吹聲。

賀知章知禮部。挽郎取舍非允。子弟喧訴。乃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楊國忠兼吏部。帷女兄弟觀

選人不問資序。短者道州參軍。髯者湖州文學。簾內笑聲達於堂外。楊不足責。賀亦堪羞。
運勾厲聲問杜祁公前任。以坐末席也。巡檢呵引。問富鄭公官位。以策蹇不下也。

魏文帝既立為嗣。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識者有以占其器之不安。唐莊宗入梁。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二君何足道。先主得蜀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醺中失辭若此。

源休火迫鄴侯。

受朱此偽官自毗蕭何入

源休火迫鄴侯。

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武侯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云云

孫恩攻會稽。王凝之入室請禱。契丹寇天雄。王欽若閉門請齋。馬希萼反長沙。希廣披緇念佛。至王莽之刻木。校尉曜金。都尉劉孝竭等之六丁力士。北斗神兵。齊薛榮宗之遣斛律明月金烏古論。先生之使軍士服器。祇增胡盧。

王敦尚主食澡豆。為婢所笑。唐陸暢娶薰溪女婢。進澡豆沃水服之。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典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失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諺之不能不抵按而

作惡也。

行記或云李德裕門人為之假名於僧徒間奇

李載仁署觀察推官。部曲相毆。怒取飯肉。令對餐之。謝奕作判令。有老翁犯法。以醇酒罰之。宋鼎刺梁州。患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詔書詰責。張角作亂。向相言。遣將河上。北向

讀孝經。詔收北寺獄。刺史諭俗無能弭。猶足化誘來者。至欲以滅賊真。暨儒陋見矣。

節度董昌決訟。以骰子擲之。勝者為直。五代連道宗晚年用人。令各投骰子。以采勝者官之。

醫術人羊志哭殷貴妃極鳴咽。孝武他日問之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答曰。爾自北史封述對

李士元打所供養像為誓。士元笑曰。公何處得應急像。

慕容熙后苻氏死。有司皆含辛為淚。有淚以殷貴妃薨。劉德願應聲使號。孝武以為

羊叔子有鶴善舞。向客言之。氈氈而不肯舞。羊大失所望。彭淵材對客言。鶴是胎生。忽僮報鶴

生卵。彭曰。鶴亦敗道耶。武后習猫與鸚。武共處。出示百官。傳示未徧。而猫饑。搏鸚鵡食之。后甚慚。

張敞以便面拊馬。走馬王導以塵尾驅車。密營別室以處眾妾夫人劉氏

宋令約令軍士捕蟬。有鳴者重答之。庾秋伏連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

蘇世長引咎自撻。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自撻于市。塵湛子文朴以狀自効。令江夏設有小

吏望闕呼名已唯諾

虞瞞父為侍中。孝武問不聞有所獻替。虞曰。天時尚煖。蟹魚鰕鱖未可致。尋當上獻。帝大笑。蕭

正德入北侍中。元又欲為設。北人謂若飲為水厄。王濛好先問水厄多少。以茶飲人亦有水厄之語答云。下官雖生水

鄉。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朱穆奏記梁冀引龍戰于野之文。適黃龍見沛國。冀遂以穆言為應。北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

雩祀。高阿那肱問龍見所主。宋主謂謝超宗殊有鳳毛。劉道隆因請鳳毛見之二。暨位登將相。

而駢鄙乃爾武夫益不足責

唐吏部侍郎蕭昊讀伏臘為伏獵昊為李林甫所引林甫寫弄璋為弄麋誦杖杜為杖杜何粗夫氣類相合耶若宋謝悰以祗授為抵授程覃以照執為昭執金合周之崔兒參政元赤蓋之呼陳奇為陳山可又奚怪乎合桓玄篡位尚書誤春苑為春苑韓昶吏部子嘗為史傳金根車悉改根為銀

熊安生周帝嘗幸其第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閑以徐諱雄和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北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有李彥古者謁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彥見大喜

胡裝僻于題壁

裴寧書無師法工師非作者所至官寺觀必書爵里譏之不以為愧

曹國珍好上章疏

經藝文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街多上章疏文字

差誤數為之

王思同喜為詩什

思同為都將粗有文性與人唱和自稱斷門戰客

胡僧祐

天水公宴賦詩性解緝綴

強賦詩文詞鄙野多被嘲詆怡然自若終不改其

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始興王濬誦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義恭曰吾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張敬兒欲移羊祜墮淚碑置臺人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遽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彭城王義康素無學術問袁淑年答曰鄧仲華拜表之歲不識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相向張由古無學術歎班固文章不入選或以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為言曰此是班孟堅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為臨集杜文範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宋党

進聞人說韓信曰對韓信亦說我矣劉韞圖其鹵簿羽儀自玩以示蔡興宗曰政是我身體許惇無學術與邢邵魏收同列諸人談核經史惇隱几而睡為勝流所輕北李德柔時號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為韓盧樂工為伶倫諧佞為蹇諤以此貽讖

陳元方刺冀州問崔琰與崔杼遠近曰如公與陳恆崔皓問陳龍文與陳恆近遠答云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正熊詣都郡其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恆此以返詆者也何敬客在選日一人姓吉敬客問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此以順應者也唐林蘊見一朝士姓崔自矜氏族蘊曰崔子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孰為優劣其人慚退薛榮宗使鬼北齊薛榮宗自云能使鬼行經古冢元行恭戲之曰林守冢復問是誰曰郭熊安生號冢在山東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逆率族向冢大號愚而蔽矣地不得連年訟焉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逆率族向冢大號愚而蔽矣寡學者晉王恭少學雖善談未免重出盧損以高情遠致自許儔類之中務欲自勝然學

涉不博為士人所薄

蘇良嗣奏改河東荆州有河東寺梁宣帝為兄河東王譽立李琪奏言真定天成末既平定州

中有敗丹吳之兇良嗣驚曰江漢間與河東何涉奏改之李琪奏言真定天成末既平定州

梁丹既是兇亂真定不是逆賊逆賊詔曰李鐸李瓊不開丹陽竟陵封號為丹陽竟陵臺今簡

列陵園無此封號補宗正錄少卿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詞詠唯張奭終日不成一字奭倚子苗晉卿主選擢首祿山言抱朴

子曰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瓢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矣此其是矣

大字新句古事比一 卷三十六 序 三 上海圖書館藏

康福擢自小較。暴為貴人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退曰錦衾爛兮福召怒曰雖生塞下卑門族甚高正沙陀庫狄干王周斛律金難于署名。干署名逆上畫千人謂之穿鉗周武將署也。趙祖父皇父。子如指屋。角今況之。

崔文彦不以王粲集示諸儒。家訓吾與崔文彦說王粲集中雖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

示之魏收取韋玄成傳擲博士。收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證

誤解蹲鴟。唐馬光震校文選解蹲鴟云今之字子誤用蹲鴟。家訓江南一權貴請誤本蜀都賦

肉荅書云損惠呼鴟為鴟雀。家訓實如同從河州得一青鳥呼之曰鴟吾曰鴟呼尊為露葵。蔡

不學呼尊為露葵。齊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尊。卿今食者經葵菜耳。

昏愚者言秦寇至者射之。戎強大秦繆公遣之女樂戎王大喜有言秦寇至者報齊寇至者

殺之。齊攻宋宋王使人使齊寇所至還言寇近者殺之後使人。王醉卧樽下縛而禽之。

蜀後主喜笑自若。司馬文王與後主宴為故作蜀後主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微蜀乃西

悲無日不思因問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陳後主既醉罕醒。既見有隋文帝給賜甚厚

乃似卻正語耶。禪觀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

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

晉惠帝聞飢荒曰何不食肉糜。東昏侯見青樓施漆曰何不施用琉璃。故人主欲知稼穡之艱

難。南齊書世祖興光樓上惠帝又問蛙鳴。為官手為私乎曰廬陵王應見金鉞。問不可食乎答

特乞汝并愚一至此乎。不可食并

特乞汝并愚一至此乎。

有所聞敵遂明知而故犯唐明皇于李林甫
曰林甫惡賢嫉能以至此敗裴士淹曰唐德宗
于盧杞
曰人言盧杞奸賊殊不知
辛替否不改所為之疏
陛下為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切為
臣恐復有切意
王涯留心太玄而有甘露之禍
太玄難以進退消息為說
于陛下者也
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

錯繆

侯景出鎮河南與神武約賜書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隋高祖與漢王諒約璽書勅字旁別加一點高宗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勅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幽王舉烽擊鼓不信褒姒不笑王無故舉烽火諸侯皆至如乃大笑及西戎至王舉烽諸侯不
兵數至而無寇後武王田倉舉烽不實
西陽雜俎武溪夷田強造長子曹居上城次子某居中
至幽王身走石驪山下
及尚軍來倉舉火等寺以為不實倉遂戰而死

劉義宣敗還江陵程靈寶誠使慰諭眾賓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宣誤云項羽十敗眾咸掩
口高齊敗於晉陽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為帝撰詞帝出不復記遂大笑左右亦羣噱帝歸
蔡文姬異域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八十有六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
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得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宛委
編

汲黯之訟張湯王章之訟王鳳胡銓之訟秦檜皆君子之誤寇準曾薦丁謂張浚曾薦秦檜歐
公曾薦安石之疎

失策者以小人驅小人必禍國何進召董卓誅常侍崔杼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敵驅敵必

禍國唐用回紇擊祿山宋和女真殺契丹是也

詔賜降人十縑誤以十為百漢明將答之鍾離意諫止唐度支誤奏漬為清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宗怒謫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賞也比周以蒙端不可開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劉臻性恍惚有劉訥俱為儀同臻謂從者如劉儀同家至家不誤張思光詰何哉誤通劉澄

蕭穎士誤以店叟女為狐而唾之趙子愚誤以張長史為狐而鞭之備

閻玄一誤杖傳書人取酒慰之又悞張藏用悞杖鄰邑齋牒人取酒慰之又悞備

曾參殺人人以告孔門之曾參致慈母之投杼野人毛遂墜井而死或告為抗秦之毛遂致平原君之興嗟杜陵秋胡將婚瞿氏或斥為桑間之秋胡致瞿公之絕婚齊黃公二女國色謙言

其醜名播而人無有聘者毀譽之淆可畏也哉

元帝問孫皓燒鋸賀頭於賀循循父劭為孫皓殺元帝問循孫皓燒鋸我賀頭是誰循孝武

問牀下牛鬪殷病於仲地仲地父師失心虛悸問牀下蟻動謂是牛門孝武不却昂誤答安石

而更犯吉房昂與韋陟善因話宰相誰無德昂誤答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抵房瑯瑯問之

復以房融為對一日而犯三人

明帝封詔誤致王公晉明帝封手詔與庾公信誤致于王丞相王開詔云勿使治城公蕭俛

求醫誤通給事唐蕭俛求國醫王彥伯誤造隣居給事鄭雲達家鄭診之曰丞相之讀詔給事

之診脉俱堪絕倒

阮嗣宗往哭鄰女嗣宗隣人女亡往哭之慟李文禮大慟姊亡唐李文禮在揚州史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便大慟

口是長史姊李徐問曰是長史姊耶既而曰我無姊

謝太傅引謗上屋重鼠而胡兒大悔謝掾好上屋重鼠男胡兒都不知聞人道作此者輒戲笑之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世人以謗中即言我亦共

為爾胡兒靈運登車揚摧而宣遠潛然謝康樂人璞不慧而靈運好藏書人一日同宣遠登車大悔失言

運論達

字之謬者帝虎花朴子以魚為虎先牛以先為牛史館進唐書奏云頻分溫媼之疑仍懼魚魚之

謬劉向序國策誤脫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劉歆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

因誤成誤孫子荆誤為王武子枕流漱石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礪其齒楊惲典選令

吏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名其名惜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王

漢武誤用公羊復仇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唐太宗誤用周官

世子不會之說而詔太子祿用庫物勿為限制是皆泥古而藉口者

桃花源記用阡陌字毛穎傳用浮圖字皆誤也

李令伯陳情表少事偽朝乃偽字也後人鏤板錯刻亦猶陰陶帝虎之謬也讀孔明後出師表云王業不偏安王

植與符堅曰晉雖偏安定為正統之語蓋見偏字不安矣

愆失

馬融絳帳授道所在以貨財為損戴聖禮經大儒行治多不法之稱隋劉焯與弟炫俱大儒犯

大宇節句古事此

法縣吏不知而予之枷

韓啟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歐陽公對太后有一婦人與臣等二三措大之語諸公皆一時名士言動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可不慎哉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免張湛小遺朝堂

師慧過朝而溺先軫入朝不顧而唾謝幾卿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露令史為南司所彈

夏侯勝謚謂上為君或相字於上前宣帝由是尤親信之鄧晨對世祖自稱曰僕帝用以為笑

灌仲孺夫以行酒觸貴人

夫行酒至田蚡蚡舞不能滿觴夫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而令騎見留

蚡虎騎縛夫劾之袁慙以罵坐不敬棄市

孫以勸酒辱佞人

慙孫即名黎孝武臨宴東宮黎勸顏師伯伯飲不飲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

而命引下席

李孝武以黎寒素法師伯將手刃之

人之甚哉酒之流生禍也得釋

疎畧

費禕汎愛不疑而郭循刺之

循欲刺帝不果禕與諸將大會沈醉循刺殺之禕持新附太過張巖常引彭來飲為戒不從故及

甘卓不備王敦

而周慮襲殺之

卓散兵佃作廬密承敦意襲卓於寢室殺之

師丹使史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詰問封事行道人陽城使李繁寫

彈裴延齡疏繫洩於延齡

宋申錫欲誅宦官王播漏其謀而敗文宗與申錫謀申錫引播播洩其謀宇文融使李實彈王

緯以軍功有寵李實洩於所親而俱敗韓開先以白上

齊幹因餞道禁中語幹言為播所傾不宜王毛仲為婚以毛仲寵過生女思成寇萊公因醉誤言

公標真宗意欲廢章獻誅丁謂謂利用乎因謂言利用白

太后詔罷政事真宗上仙遂投海外其事有類上官儀者殷仲文許謁何無忌而不過曲阿時失志抗無忌劉蕡戒帝漏言而身誦詔於庭

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京房與漢元論幽厲事至十問十答

出為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

以王音側聽聞之故曰臣不密則殺其身

子貢說越王曰無殺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殺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危也蘇代見燕惠王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

聞於外則危

晉襄公漏言而狐射父殺陽處父晉將使狐射父為將軍陽處父不可公謂曰吾唐高宗告武

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后使許敬宗誣奏

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毋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髡鉗之禍

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誅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

已而拔刀突入甘受隕軀之慘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不密之害 趙印之於辛武賢初印語武賢言張安世上欲誅之家將軍以為事孝武帝數十

殺李孟堅之於陸升之李先在道常作私史仲子孟堅為所親

凌犯

何點將梁武帝鬚日乃欲臣朱桓奏觴將大帝鬚建業治病還屯曰願持陛下鬚梳恐几前

此與嚴子陵之足加帝腹李泌之枕帝膝何異若崔暹以手版拍文宣背蕭琛取栗擲帝中面

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束投琛琛乃取栗擲帝韋貽範舉杯反上頤即持連舉杯直反上頤李

義府頤項俱張上謂義府卿子胥頗不謹義優人敬新磨批唐莊宗頤李存賢手搏仆唐莊

宗謂勝當徐知誥彈吳王當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裴伯茂慢章武王景桓景桓伯

案旁汚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濯衣無上哉

威度見人拜瞻視而詒詈之張詠預禁人拜否則踞坐罵之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一言而侮人之君相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

何曾陵駕人物鄉人疾之如仇劉孝綽多所陵忽 齊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

謝萬以如意指四座日諸皆動平蕭子明舉扇一揮為吏部見賓客不與交言衣冠中恨之

楊嗣復逼武元衡大飢不飲遂沐之 參軍共約戲賭於馮翊陸象先前

周謨以蠟炬投兄額曰何奴大王彬謂王敦曰卿昔歲殺兄今又欲殺弟耶

張昇斥張貴妃為一婦人仁宗不懌高頴謂獨孤后為一婦人后街之

王導與子悅奕棋悅爭道導曰微有瓜葛周覆與齊高爽抑上手不許易行

不誼

不顧夙昔之誼者如韓信持鍾離昧首昧與信善敗亡歸信詔捕之高帝偽遊雲夢或勸斬昧

信持首謁陳樓護執呂寬王莽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寬殺宇而寬楊康發令

狐愚事愚與王凌謀立楚王彪楊康軍固皆豫及愚平康發其事冠彌害城陽王徽彌為徽所

朱兆歸命于彌以詳參錯并斬固為庫曰若令死者有知何面目行地下冠彌害城陽王徽彌為徽所

彌造人加害斛律椿襲爾朱氏與爾朱度律等敗于韓陵曰若不先報爾朱元無類矣令長

爾朱約為兄弟爾朱不悅負天地乃楊寬郭執楊愔見義溫韜斬趙巖莊宗入汴岩恃寵與已

送闕下首窄融殺趙昱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掠休害趙利而究何益乎

薄於骨肉者穆壽太武時輔政遇諸父兄弟如僕隸李寶涼王暠孫入魏因寶子冲寵遇遂為

客至于窟之張藝既貴大起第宅頗侮其族陳宗舊戚不甚存記

惟利是爭而不顧者劉祥之求還資祥就勸妻求還資李靜之剝服玩元護弟兄亡未殮便脫

崔鍾貪財物而誣子積非兄兄後貪其財物誣故息子積三人非王琰爭蒲帥而列王

珂為蒼頭珂父重榮河中節度為部將害推弟重盈卒推珂留後盈子琰琰爭帥上章論列

瑤斯之因若崔伯龍訟競嫡庶若讎伯龍伯龍妻房氏生伯駟伯駟後薄房氏更納杜氏生伯駟

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伯龍剛李洪之兩宅母子如讎洪微時妻張氏後得劉氏為兩宅別居

躡與驕訟競嫡庶若仇怨焉

偏厚劉氏二妻妬競互相訐
斯固僧淵洪之所自致也

陸定國兩子爭襲父爵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安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

尚主安保沈盧玄庶子欲危嫡子玄五子嫡惟度世淵敏視尚皆別生及度世以崔浩事難其

廢不免飢寒庶兄弟嘗欲危言之及度世有子誠令絕妄孽至淵兄弟婢

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按

隗囂之告其季父崔義當季父崔與兄義聚眾共推囂為上將軍後更始徵至遮弩之叛其兄

守忠天助施張韶之負其舅渾釋之俱見元景安之白其兄景皓齊誅元族景安請改姓高氏

不能瓦全景安皆骨肉之賊

司馬消難之棄妻妻齊神武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赴邳州高言于隋文帝房孺

復之惡賤其妻母妻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獲免房孺

為子懋參軍即子懋之母阮同產弟子懋鎮海陽欲起兵赴難報琳之為計琳羊鵠刺侯景為

之因說裴叔業取子懋琳子從二百人拔刀入齊子懋罵琳之以袖障面害之羊鵠刺侯景為

都督景以其妹為小妻景敗下海陽拔刀向秘瓊害董溫琪家瓊為瑛指揮倚以腹心及瑛軍

海師使向京口走入船中賜以稍刺殺之

積銀悉葬彭寵之子密丁原之呂布也

鄧曉聞李軌敗而無歸為軌使長安聞敗稱慶高祖曰既王絨從征劉仁恭為露布絨先事仁

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為露布

絨既起草無所辭避義士少之矣

不恤兄貧裴茂伯也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之僅存一弟而異居韋子繁也子繁兄弟十三人

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復存與弟不瞻兄子劉朗之也瑒之子坐不瞻給兄子致隨母

道諸二人舉富令其異居廖祿畧不相及

韓昇以兄舉之言告王叔文

叔文貴戚舉族之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舉幸于叔父以害出舉判鄂州李安以叔父璋之謀陰白丞相

相璋與趙周王謀害丞相安陰白之王等伏誅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疏告逢吉

呂寶臣族子嘉問以寶臣欲論王介甫疏告介甫

程伊川亦有族子名公孫至愚不足責

聶嶼納郭崇韜子婦

嶼早依崇韜致身朱紫郭氏次子之婦嶼居嶼未久思而納帶明宗與溫船同語賜死

宋挺娶劉陶妻

李訢告李敷而范標證訢

與敷少長相好及訢以貪黷被告告敷隱罪標修列數事狀敷坐得罪訢得免訢信任標腹心之事皆以告之及明太后臨朝人告訢外

叛因標證訢言爾不顧德而惡為此

劉守光囚父兄而李小喜瞋目數之

守光泣訴曰殺兄亦小喜教耶莊宗斬之

殺兄亦小喜教耶莊宗斬之

無恥

劉德願羊志急淚哭殷貴妃

宋世祖至貴妃薨謂德願曰哭妃若悲當如厚賞劉應聲建勳即日哭王元景無淚別劉孝綽

亡妾早王元景無淚別劉孝綽

元景使梁孝綽送之泣下元謝公客亦然此人不悲左右云向

客殊密雲公曰非徒密雲乃是早雷

秦宗權自稱非反

秦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既為朱全忠擒檻送至京

廖思供稱無過

廖思出降授殿直供脚色云

廖思出降授殿直供脚色云應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武后時三疏紀先知彈劾謗訕

則天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為謗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紀

章綈糊存撫使昧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宣付法則杜肅懷肉上表

拾遺張德生男私羊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知喜漸杜肅懷肉上表

肅懷肉上表以聞后謂德曰朕禁屠宰吉山不
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表示之肅大慚
彭先覺奏不察決杖如意中斷屠先覺巡草中
察批曰奏決劉細不須
其肉乞細吃却彭慚

李謹度唐御史中丞不肯丁憂連母喪計到匿之官僚令本貢蘇州張栖貞唐貞許遣母喪不肯起許喪

冒詩并冒表文唐李播典新州有李生來謁賦詩皆摘舊稿曰某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問佳

之偷詩有盜楊衡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口曰一鶴聲爭詩上唐詩酒年弘智得始分明學士常

定宗改始為轉爭云我作乃下驥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
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假謠

王導制練布單衣而庫中布千端端至一金謝安捉蒲葵扇而鄉人之五萬柄價增數倍

令狐楚屈指獨語定價出糶而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秦檜說言得旨盡廢見錢而富家盡

輦宿藏爭取金粟泉溢於市謠而濟事用世所不廢耳前

李抱真說令老僧鞠場焚身士女捨財億萬輦入軍資

劉元佐因言佛流汗自施金帛復起齋場將吏商賈奔走輸貨十日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呂布騎得操操曰乘黃馬者是騎舍之桓振遇魯宗之宗之給已前走而逆前

孫堅為董卓軍攻脫赤眉憤令祖茂著之茂以幘冠家問燒柱因伏草中騎圍近覺是往乃去

趙王倫兵圍步熊字叔熊能使諸生著己表南走圍者奔之熊密北走得脫肅神武盡決肅米大

敵年十二宮中自竄走至大街見羣兒解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逃追騎執綺羅衣兒問知非